



■五代彩绘散乐浮雕。



■彩绘散乐浮雕上的箜篌演奏者。

## 箜篌，彩绘散乐浮雕上的“魔力”乐器

河北曲阳，是著名的石雕之乡。据《曲阳县志》记载，“黄山自古出白石，可为碑志诸物，故环山诸村多石工”。黄山，曲阳县境内一座横卧东西、壮若银龙的山。产于黄山之上的白石，石质洁白莹润、纯净细腻，既易受刀又耐风化，是绝佳的雕刻用材，故当地的石雕艺术源远流长，历代皆有佳作。1995年，曲阳县西燕川村附近发现的五代军阀王处直墓中，出土了一组精美的白石彩绘浮雕，雕刻技法精湛，人物形象生动，颇具大唐风韵。其中，表现乐女演奏场面的白石彩绘散乐浮雕，线条唯美流畅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展现了晚唐时期音乐文化的丰富多彩，被考古界与美术界公认为唐至五代时期石雕艺术的经典之作，在河北博物院《曲阳石雕》陈列厅展出。

□文/图 李立华

### 闻若有声的散乐浮雕

彩绘散乐浮雕长 1.36 米、高 0.82 米、厚 0.17—0.23 米，整体设计精巧，群像构图疏密得当、错落有致。浮雕画面共计 15 个人物，其中乐女 13 人，分列为前后两排。前排 5 人，由右至左演奏的乐器依次为：箜篌、箏、琵琶、拍板、大鼓；后排 7 人，其中右端第一人似为指挥，其余由右至左演奏的乐器依次为：笙、方响、答腊鼓、箜篌、横笛。乐女均作立姿，头饰高髻簪花，身着披帛长裙，面部丰腴圆润，仪态飘逸优雅。人物造型方面，特别强调演奏姿态与乐器的配合，神态沉静专注、韵律一致，整体群像宛若一幅演出现场的影像截图，十分生动传神。

散乐，是隋唐时期重要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一。相对于庄重典雅的音乐来说，散乐是一种自由通俗的音乐，简单说其形式就是乐队加各种表演。唐朝，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和开放的朝代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域外文化。在音乐领域，西凉乐和龟兹乐影响最大。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，丝绸之路打通，大量西域乐器传入中原，引领新的风尚，经南北朝至唐，胡戎之乐渐渐与汉乐融合，成为华夏正声。彩绘散乐浮雕上的乐器，箜篌、箏、横笛、答腊鼓、曲项琵琶等出自西域龟兹、疏勒、波斯等地。由此可见，随着“丝绸之路”的打通，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碰撞，形成新的文化现象。

### 唐代关于箜篌的逸闻

彩绘散乐浮雕上有两名箜篌演奏者，她们低眉垂首，双眼微闭。二人口型一致，呈吹奏状，似乎正沉醉在乐曲声中。箜篌，也写作“箜篌”。这种古老的乐器，民间俗称管子，又称“笳管”或“头管”，西汉时期出现于西域龟兹。公元 4 世纪，箜篌传入中原，成为隋唐燕乐及唐宋教坊乐的重要乐器。唐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有记：“箜篌者，本龟兹国乐也，亦名悲篌，有类于笳。”这种乐器，以深沉、浑厚、凄

怆的音色著称，其声调婉转悠扬，多用来表达离愁思绪，呜咽之声扣人心弦。唐人李益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诗曰：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——驻守边关的将士，只要听到凄凉幽怨的箜篌声，一整夜都在思念故乡，由此可见这种乐器强大的艺术感染力。可以说，箜篌作为唐代最流行的乐器之一，从宫廷到民间都极受追捧，涌现出安万善、李龟年、张野狐、尉迟青、薛阳陶等一批出色的箜篌艺术家。

以写边塞诗著称的唐代诗人李颀，曾作《听安万善吹箜篌歌》一首：“南山截竹为箜篌，此乐本自龟兹出。流传汉地曲转奇，凉州胡人为我吹。傍邻闻者多叹息，远客思乡皆泪垂。世人解听不解赏，长飙风中自来往。枯桑老柏寒飕飕，九雏鸣凤乱啾啾。龙吟虎啸一时发，万籁百泉相与秋。忽然更作渔阳掺，黄云萧条白日暗。变调如闻杨柳春，上林繁花照眼新。岁夜高堂列明烛，美酒一杯声一曲。”这首七言诗，记述了听胡人乐师安万善吹奏箜篌的感受，称赞其演奏水平高超的同时，也渲染了箜篌乐声之凄清与闻者之悲凉，胡人乐师安万善也因此留下了千古美名。盛唐诗人李颀，是开元二十三年（735 年）进士，曾任新乡县尉，后归隐于颍阳，由此可见安万善也是生活在盛唐时期，是众多外来艺术家中的一分子。他们的到来，将外来艺术传入中原，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盛唐文化。

盛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家中，深受唐玄宗赏识的李龟年，就是一位著名的箜篌演奏家。据宋乐史《杨太真外传》记载，宫廷舞蹈家谢阿蛮，曾在清元小殿表演由唐玄宗作曲的《凌波舞》，唐玄宗亲自打羯鼓，杨贵妃弹琵琶，唐玄宗之兄宁王李宪吹玉笛，李龟年吹箜篌，马仙期击方响，张野狐弹箜篌，贺怀智拍板……如此阵容，堪称一幅豪华版的“唐宫散乐图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弹奏箜篌的张野狐也是一位吹奏箜篌的高手。公元 755 年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唐玄宗仓皇出逃，梨园弟子也四散逃命流落异乡，只有张野狐随同唐玄宗入蜀。西行途中，发生马嵬驿兵变，唐玄宗被迫赐死宠妃杨玉环，心情十分郁闷。途经一座荒山，连夜赶路无处歇脚，又逢夜雨纷纷而下，玄宗顿然感受到自己的孤独、天地的

冷漠与思念的哀切。于是有感而发，写下一首《雨霖铃》，寄托对杨玉环的缅怀并抒发羁旅愁苦之情。《雨霖铃》曲调悲怆缠绵，很适合箜篌演奏。于是，玄宗命张野狐演奏此曲。当深沉悲咽的箜篌声响起，空谷传音，四周一片凄凉。听到动情处，玄宗挥泪如雨，群臣士卒也都哽咽不已。

### 王麻奴怒砸箜篌

《乐府杂录》还记载了一个“王麻奴怒砸箜篌”的故事。唐代宗大历年间（766—779 年），幽州（今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的北部一带）有一个善吹箜篌的民间艺人，姓王名麻奴，被誉为幽州第一箜篌高手。自认技艺超群的王麻奴，高傲自负，除非戎帅（军队统帅）邀请他才演奏一曲，一般人根本请不动他。一天，帅府从事官卢某因调京任职设宴告别亲友，再三邀请王麻奴来席间吹一曲箜篌，王麻奴总是推说身子不适，拒绝到场。卢某气愤地说：“不过雕虫小技而已，竟这般不讲情面？京城里的尉迟青将军，那才是吹箜篌的绝世高手！”听闻此言，王麻奴不服气地说：“天下竟然还有人能超过我？我马上进京去与他赛个高低！”随后不久，王麻奴还真去了长安城。听说尉迟青家住常乐里，就在附近租了间房住下，每天早晚吹奏箜篌。尉迟青经常从这里经过，却从不理睬。王麻奴实在忍不住了，只好上门求见尉迟青，要求当面吹奏一曲。为了炫技，王麻奴用高般涉调吹奏一曲《勒部瓶》。因音调太高，一曲吹毕，王麻奴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尉迟青笑着对他说：“何必用高般涉调呢？白白浪费许多力气。”他不慌不忙掏出自己的箜篌，用比高般涉调低一律的平般涉调吹奏，行云流水一般吹到曲终。王麻奴听得目瞪口呆，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羞愧地说道：“我乃偏远地区一俗人，仅仅学了点儿皮毛，就以为天下无敌。今闻将军天乐，才知道自己真乃井底之蛙。”说完，拿起自己的箜篌当场摔碎，表示终生不再吹奏。

如今，箜篌可以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乐器了，感谢古代曲阳石雕艺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图像资料。彩绘散乐浮雕之上，那些静止的乐器似乎闻若有声，诉说着中国民族音乐辉煌的过往。